

會理文史



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藏
五十年

五十年

2015/10

目 录

会理县建置沿革概述·····	(1)
黎溪、鹿厂的古人类遗址和墓葬·····	(2)
清咸丰十年回民起义军攻占会理概况·····	(12)
1921年滇军胡、孟部入川过会理·····	(19)
黎明前的血腥屠杀·····	(23)
会理剿匪记实——马鬃岭剿匪连环画说明词·····	(27)
30——40年代会理的体育活动·····	(30)
会理私立培青小学校始末·····	(33)
清末、民国时期会理教育界知名人士简介·····	(36)
首届县政协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委员·····	(43)
段绳武先生遗作·····	(45)
《会理县政协志》篇目(修订稿)·····	(47)
政协会理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员名单·····	(50)

会理县建置沿革概述

王国治

会理县是川西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，从近年在新安、普隆等地出土的石斧、石铸等文物考证，以及在南阁乡麻龙河东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，都说明远在新石器时代，县境内已有人类开拓生息。

会理古为邛都国地，战国时期秦惠文王更元九年（公元前316年）秦灭蜀后，才纳入秦国版图。乾隆本《会理州志》载：“按邛都古国名，即今行都司所领建昌五卫地皆是，而建昌卫其治也。其南会川，其北越嶲，其西宁番，其西南盐井。周末，秦惠王使司马错伐蜀，始有其地。故《史记》云：‘秦地也。’”又说，“会理州在唐虞时荒远难稽，禹贡为梁州之域。至周末秦惠王使司马错伐蜀，始有其地。”在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中也有“邛、笮、冉駹者近蜀，道亦易通，秦时尝通为郡县。”的记述。

秦灭蜀后实行郡县制，会理应已置县，只是由于古籍湮没而未见于记载。近年在新安乡瓦石田发现战国时期的竖穴土坑墓葬，并有铜器、陶器、石器随葬物；在老街乡发掘出青铜铜鼓，在黎溪乡转场坝发掘出一组六件青铜编钟，均为秦、汉遗物，证明“秦时尝通为郡县”的记述，是有所根据的。

西汉承袭秦制，实行郡县制。武帝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年），通西南夷，置越嶲郡，领县十五，有邛都、遂久、灵官道、台登、定笮、会无、笮秦、姑复、三绛、苏示、阐、卑水、潜街、青蛉等。而十五县中，据《会理州志》记载，在今会理县境内的有会无、卑水，三绛三县。古会无县即现今会理县，“故城即今会理县治。汉县辖今会理县北部及会东、宁南、米易等地。”关于会无之得名，无可证，从以后发展变化为“会川”、“会理”等名称看，似可为“诸酋聚合听会”之义。这是会理县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建置之始，到1985年已有2096年的历史。

王莽篡汉，国号新（公元9—23年），曾更越嶲郡名为集嶲。

三国蜀汉时（公元211—263年），属嶲缘都督。

两晋十六国时（公元265—439年），移越嶲郡来治，会无成为越嶲郡首府。同时裁三绛，并入会无，隶属益州。郡、县治地均在今会理县城。从西汉至两晋，会无县建置不变。

南齐时“没于蛮僚”，改越嶲郡置“越嶲僚郡”，郡治移还邛都。这时，所属各县已不见记述，说明这一地区已不属萧齐政权所有。

梁武帝大同三年（公元537年），改越嶲僚郡为嶲州，后废。西魏时，为“夷僚”所有。

北周武帝保定五年（公元565年），置西宁州，后改为严州。

隋朝统一全国，结束历史上第二次大动荡大分裂的魏晋

南北朝时期。地方行政区划建制，初以州辖县，后改为以郡统县，基本上是州县或郡县二级制。当时，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，改革“地无百里，数县并置”的状况，对以前滥设州郡之弊加以整理和省并。文帝开皇三年（公元583年），仍置严州。六年（公元586年），改名西宁州。十八年（公元598年），又改名嶲州。到炀帝大业三年（公元607年），罢州，改置为越嶲郡时，所辖就只有越嶲、邛都、苏示、可泉、台登、邛部六县。

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，开拓了大统一的兴盛局面，扩大了疆域，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交往和融合。地方行政区划建制，改郡为州，推行道、州、县三级制。并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“羁縻”的行政区划制度，在西南地区设置若干羁縻州。唐高祖武德元年（公元618年），改越嶲郡为嶲州，属剑南道。太宗贞观八年（公元634年），设置和集县，治地在今会理县凤营乡。高宗上元二年（公元675年），徙邛都县于会无故治，改置为会川，以“川原并会，诸酋听会之所”而得名，隶属嶲州，治地会川城，即今会理县城。天宝初，又于县侧立会同军（亦名会同城）。

天宝十四年（公元741年），会川为南诏蒙氏占据，到咸通2年（公元861年），南诏就进占了大渡河以南的整个地区。由于会理位居金沙江畔，扼川滇交通要冲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，为南诏奴隶主政权所重视，以南诏十睑、六节度、二都督的建置，废会川县、改设会川都督府（又称清宁郡），寻改会同府，以统辖大渡河以南地区，府治在会川城。并改和集县为目集驿。

在五代十国的后蜀时，会理先后为大长和国，大天兴

国，大义宁国所有，其建置仍为南诏之旧。后蜀明德三年（公元936年），南诏残余势力大义宁国为段思平所灭，建立大理国，大渡河以南地区，遂成大理国疆域。

宋朝的建立，使“五代十国”的分裂得以统一，结束唐以来长期藩镇割据的局面，但由于连年战争，无力南顾，宋太祖“玉斧划界”，放弃了大渡河以南地区。虽然曾封大理段氏领主为“云南节度使，大理王”，只不过是“羁縻”的继续。《会理州志》说，“宋时羁縻属于大理，仍曰会川府。”其实并不是宋王朝的势力范围。

大理国地方行政建制，分为八府、四郡、三十七部，会理是八府之一的会川府。辖区为今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盐源等县和渡口市，以及金沙江以南的云南省永胜、丽江等县的一部分，府治在今会理县城。

南宋宝佑元年（公元1253年），蒙古军南下攻入四川、云南，大理国灭亡。元王朝为维护和巩固统一，改革政区建置，除在首都大都（今北京）设置中书省外，并在全国各地建置行中书省。至元廿三年（公元1286年）在今四川盆地地区建置了“四川行中书省”，简称“四川行省”，这是“四川省”建省之始。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地区，属“云南行中书省”。省下设路、府、州、县四级。元世祖至元九年（公元1272年），大理内附。十四年（公元1277年）设立会川路，隶属罗罗蒙庆宣慰司，路治设武安州（今会理县城），领七州一县，计有武安州、永昌州、姜州、隆州、通安州、黎溪州、会理州和麻龙县。全部辖区包括现在的会理、会东、米易、宁南和德昌、渡口市的一部分。从此，会理所辖区域就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化。

明代，全国分为13个布政使司，通称13行省。地方政区制度，省以下废路改府，省州改县，成为府、州、县三级制。洪武九年（公元1376年），改四川等处行中书省为“四川承宣布政使司”。明太祖洪武15年（公元1382年），改会川府，仍领七州一县，府治未变，隶属云南布政使司；同年十月，改属四川布政使司；继而又改会川府置会川守御千户所，隶属建昌卫；并省去会理州。洪武廿五年（公元1392年），月鲁帖木儿叛，土知府王春陷会川。洪武廿七年（公元1394年），裁革府州县，升为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，隶属四川都司。并分置迷易守御千户所，治地在迷易（今米易县撤莲区）。至此，就只有会川卫之设置。

清初，全国分为18行省，四川省境未变。地方政区制度为省、府（州或厅），县（府属的州或厅）三级制。雍正时，推行“改土归流”政策，藉以加强对四川边远地区的统治。嘉庆七年（公元1902年），清王朝为进一步加强四川的统治，于府州厅县之上，增设五道，即：成绵龙茂道，建昌上南道，川南永宁道，川北道，川东道，以道辖该地区的府、州、厅、县。这一建置一直实行至清末，是地方行政区划的一大改革。会理在清初仍袭明制为会川卫，康熙元年（公元1662年），改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为会川卫军民守备，属建昌监理厅。康熙廿九年（公元1690年），分卫地复置会理州于卫东之大桥（今会东县大桥）。这段时期会川卫隶属东川府（明代东川隶属四川）。雍正六年（公元1728年），裁会川卫守备，移会理州来卫所，以“川原并会，政平颂理”而得名，治地在今会理县城，隶属建昌

道宁远府。乾隆廿七年（公元1762年），裁迷易守御千户所，改置迷易巡检司。会理州辖迷易、洼乌两巡检司。

清末，四川掀起“保路运动”，促使辛亥革命爆发，清王朝被推翻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。民国元年（公元1912年）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。2月27日，重庆蜀军政府和成都大汉四川军政府合并，在成都成立中华民国四川军政府，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省。其时袁世凯篡夺政权，阴谋复辟帝制，在四川裁废道制，以府、州、厅直隶省政。民国二年（公元1913年），袁按其废省改道的预谋，将四川划为七道，废除府、州、厅制。会理于4月1日改州为县后，即隶属于建昌道。民国十八年（公元1929年），道废，直属于四川省政府。此后，军阀割据，争夺地盘，推行“防区制”，会理为第四师驻防区域。民国廿四年（公元1935年），国民党蒋介石势力伸入四川，设四川省政府，推行“行政督察区制”，将全省划为18个行政督察区，每区设置专员公署作为省政府的派出机构，管辖各县，以控制地方力量，此为四川省以至全国行政区划的一大变革。这一变革使军阀割据的防区制逐渐解体，并最后消灭。这期间，会理县隶属四川省第十八行政督察区。

民国廿八年（公元1939年）1月，西康建省，四川省将17、18行政督察区划属西康省，会理县隶属西康省第三行政督察区。同年6月，在西昌成立“宁属屯垦委员会”，作为西康省政府的派出机构，统辖宁属各县，直至解放。

公元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

1950年3月23日，会理解放。3月26日，会理县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，代行县人民政府职权。4月，成立会理县军事接管委员会，对国民党政府旧政权实行军事接管。5月，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，撤销原西康省政府在西昌设置的宁属屯垦委员会，成立西昌专区，会理县隶属西昌专区。5月1日，会理县人民政府成立，驻地会理县城关镇。

1955年10月，西康省撤销，并入四川省，会理县隶属四川省西昌地区。

1978年10月，西昌地区同凉山彝族自治州合并，会理县隶属凉山彝族自治州。

现今的会理县，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正南部，北距州府西昌市184公里。县境正东与会东县毗连；西南为金沙江环绕，与云南省元谋、禄劝、武定等县山水相连；东北与宁南、德昌两县接壤；西部同攀枝花市为邻，面积4521.53平方公里。1985年全县为一镇、六区、51个乡（其中16个少数民族乡），302个村（其中59个少数民族村），2189个村民小组（其中400个少数民族小组）；3个街道办事处，10个居民委员会，67个居民小组。民族以汉族为主，彝族次之，还有傣族、白族、回族、壮族等十多种少数民族，总人口375324人。（均为1985年末统计数）

黎溪、鹿厂的古人类遗址和墓葬

邝 晓

黎溪、鹿厂区，在文物普查中新发现了新石器时期遗址五个，战国时代墓葬群五处。他们的分布情况，大致有以下几点规律：

一、沿金沙江中游的东岸山间坡地遗址。这种遗址，往往傍临支流或时令河与主流会合口。这是土址深厚，水源方便的丘陵或半山地区。在这区域内，有莲塘遗址、唐家坡遗址、小凹子遗址、羹箕湾遗址、大冲沟遗址、唐家坡石棺葬、羹箕湾石棺葬群和水坪子土坑墓群等。

二、沿城河下游两岸的台地遗址。城河下游与金沙江的入口处，约5公里的两岸台地上，分别发现了普隆石棺葬群①、瓦石田土坑墓群②、小营盘石棺葬群和席草地石棺葬等。这些墓葬与城河河床相距50米——1公里，一般高出河面10——50米。

三、沿古驿道两侧的丘陵山坡遗址。历史上，会理曾是古代南北民族文化交流的走廊——“南方丝绸之路”，会理至云南其中一条古道就要经过现在的鹿厂、黎溪，再渡金沙江到云南。由于人类的活动，使当时这一地区的古文化有所发展，至今仍遗留下较为丰富的遗迹。如鹿厂窑③。风营古道，它是利用原生的岩石，人工凿成梯道，现存还有约1.5

公里长。又如月鲁山寨城址、黎溪河口乡的东汉墓葬砖等，所处地理环境都具有这一特点。

从这次调查采集的石器、陶器和墓葬出土的器物上看，这一区域内的遗址、墓葬不仅反映了文化性质的差异，也有时代的先后。

遗址中采集了大量的石器，其中残石器多于完整石器。各遗址石器的类型、质地基本相同，变化较大的是黎溪的莲塘遗址。黎溪河口乡的粪箕湾遗址、大冲沟遗址、小凹子遗址，黎溪乡的唐家坡遗址，石器多数是黄色灰绿岩、墨色灰绿岩，细质砂岩，少数为黑色角页岩。器型有平面长梯形石斧、石镑；平面梯形、平顶、阔弧刃石斧，石镑。斧为双面磨口，有些采用通体磨制方法，镑为单面磨刃，刃口较为端正锋利，个别石斧、石镑顶端两侧略打成缺口，似若有肩，有一件石镑顶部磨制加工成有段石镑；长方形单双孔石刀；柳叶形箭簇等。而黎溪乡的莲塘遗址，不仅有跟以上几个遗址基本相同的石器形制和石质，而且这个遗址中采集的石器，有许多是第一次打制加工的坯件，这些坯件石质为墨色灰绿岩、火成岩。器形较为复杂，光第一次加工石坯件的器型就有斧、镑、凿、刀、簇等，加工工具有盘状砍砸器、尖状器、砺石等。从采集大量的石坯，初步断定为，该遗址既有聚落址，还有加工作坊址。时代相应比前几处遗址要早，延续时间也要长些，时代应为新石器中、晚期遗址。

遗址中采集的陶片，陶质为夹砂红陶和夹砂褐陶。夹砂的情况初步可分两种：一些是有意识地掺和砂粒，另一些则因本地土质含砂，制陶时陶土未经陶洗的缘故。制法为手制，多数为素面，极少数上饰刻划纹。器形可辨为罐、豆，

钵等。陶器制作非常粗糙，胎质厚重，火候较低，陶色也掌握不一致。

调查发现了土坑墓、石棺墓和砖室墓三种。

石棺墓 用自然石板镶嵌成长方形箱形棺，大多以单棺的形式存在，墓与墓相隔一定距离同向排列。但在普隆乡的席草地，发现了一座双室石棺，它的特点是，两棺共用一隔板，形成两个墓室。由于没有进行发掘，对其墓葬的随葬器物不清楚，只是在河口乡一农民地里，抢救清理了一座，出土夹砂褐色陶罐一个，为敞口束颈鼓腹平底罐。

土坑墓 为竖穴土坑墓。清理瓦石田墓一座，葬式为仰身直肢葬，头部放有一陶豆，大腿部有一枚石锥作随葬品。另外还采集有陶纺轮，上饰叶脉纹，陶片，上饰绳纹、划纹、蓝纹等，青铜钺，镞、石锥、骨锥等。

砖石墓 这次调查在河口乡，黎溪乡均发现东汉时期的墓葬砖。砖为长方形、楔形两种，在这些砖的侧面上饰有菱形纹。从纹饰上看，它与别的地区的不同点是，在菱形纹中间还饰有乳钉纹。遗憾的是，目前尚未发现完整的墓葬。

通过调查充分证明了金沙江中游，会理城河流域有着丰富的地下文物，这里的遗址较为密集，文化性质与西昌的礼州文化，元谋的大墩子文化有一定的联系，有肩有段石器说明这里与华南的原始文化有着某种关系，石器加工作坊，又具有我们这一地区的特点，大量的陶片为上述遗址所共有，纹饰又具有一定风格。墓葬形制较为复杂，这里的石棺葬随葬器物与岷江上游地区的同类墓随葬物不同，主要以夹砂陶器为主，目前没有发现青铜器，而墓葬形制与其相似。土坑墓基本与我省多数地区的竖穴土坑墓无甚差别。

发现的古窑址、古道遗址、山寨遗址，为我们研究古代的烧结技术、古代交通、军事、文化交流等提供了线索。

注 释

- ①四川省金沙江渡口、西昌段、安宁河流域联合考古调查队：《四川省金沙江安宁河流域考古调查简报》（第二稿），未发表。
- ②同上。
- ③魏达议、罗明遥、吴时敏：《论会理元代青花瓷窑》，《四川古陶瓷研究》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。

清咸丰十年回民起义军攻占会理概况

陈 文 志

前 言

清咸丰十年(1860年)滇西回民起义军攻克会理州，即所谓“庚申之变”，这段史实在会理民族斗争史上占着极为重要的一页。遗憾的是从档案、口碑均无可查考，仅旧《州志》载有一鳞半爪，聊供线索。去冬随县志办诸同志赴滇西调查，冀有所得，殊未如愿；后闻州人吴晓峰先生著有《三绛城陷记》，解放前遗稿尚存叶逸琴先生处，旋为严孔先生借阅，惜几经沧桑，稿本早失。今夏赴蓉，于《四川省志·民族志》编辑郎维伟同志处，得见冷显臣、黄润轩两先生口碑原稿，乃核诸旧志，综合有关资料，整理为文，聊补一阙，并对郎同志的大力协助致以谢意。

一、滇西回民起义对会理的影响

清咸丰初年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，西南各族人民起而自卫，纷纷组织起义军，给于清政府沉重打击。影响之大，首推滇西回民起义军。咸丰六年(1856年)，清军进剿滇西大理回民起义军，回民首领杜文秀率蒙化回民起义军驰援，大败清军。同年九月，起义军在大理“筑台拜帅”，推杜文秀为洱海地区回民起义首领，号称“总统兵马大元帅”，建

立了大理政权，历时十八年。当极盛时期，囊括五十三县，约占云南全省三分之一地域，控制人口占全省的四分之三，影响远及川、黔。会理与滇西一江之隔，各族人民深受鼓舞。另一支以马德新、马如龙、马联升、马荣等为首的起义军，活动于滇东、滇南广大地区。清庭震动，惶惶不安，急令云贵总督恒春进剿。恒春采取招抚滇东滇南，镇压滇西的方针，把打击的重点放在杜文秀身上。时因清军重兵西去，昆明空虚，起义军进迫城下，恒春夫妻双缢督署。清政府急调吴振域为云贵总督，并指示吴必须各个突破，“招抚临安”，“剿取大理”。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正月，马德新等降清，具结“永不滋事”。但面对大理起义军，吴自知无力，托病辞去。继任张亮基，于咸丰十年二月，令提督褚克昌率兵西攻大理，未能取胜。是年秋褚克昌与其子侄俱战死于宾川，清军全军覆没。宾川之捷，回民起义军声威四播。金沙江畔各族人民极为振奋，南岸永北（今永胜），华坪、元谋、武定、直至东川；北岸盐源（括今盐边）、会理（括今会东、宁南）回民武装纷纷建立。

二、会理回民斗争

元明时期回民即已迁居会理，与彝汉各族开发会理。清嘉道间，回民居住会理城内西北隅之撒家巷、马家巷（启文巷至城祠巷一带），计数百户，连同乡间保左、新马、永定营、挂榜、撒连一带，咸丰初年已近万人。咸丰五年（1855年），云南东川一带回民起义，攻克附近州县，一部渡江进入会理州境，据东路保左一带，当地回民积极参加起义军，保左一带成为会理回民武装的主要据点。咸丰七年（1857年），州属铁匠村一带与保左回汉人民之间，发生纠纷，引起械

斗，两地均遭焚掠。宁远府命原会理州吏目何曰愈带练前往镇压，何至姜州，诱杀回汉首领各一人，迫使事态暂平。而回汉人民已深感清政府残酷黑暗。

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，云南回民起义军马荣先在东川战败，渡江退入会理州境，参将穆腾额（满八旗人）主剿。知州黄家声檄禄土司控其上游，张千总声当其冲，日久缠緲，城内回民疑惧不安，汉民亦恐兵连祸结，人心浮动，谣言四起，黄家声乃听回绅撤秉清之计，网开一面，使回民得以解散。并撤十三营练民，回军乃由西南渡江退滇。

时会理西门外大地村农民李彦清（汉），因受恶霸压迫，逃至云南大理经营小商，适杜文秀起兵，乃往投之。李勇猛善战，深受杜文秀赏识，官至管带。（相当营长）杜文秀率领起义军，连战皆捷，邻近州县均为所有，正图扩大势力范围以求发展，早有渡江北上之意。李彦清则以报仇心切，向杜历陈会理情况，愿领兵进取。杜乃派李率兵一队渡江先导，后队报军即到。李渡江后，合保左回民武装，攻占姜州，将进攻州城。知州黄家声飞报建昌，请兵增援，建昌总兵刘国宝亲自率军镇压。起义军援兵未到，众寡不敌，乃撤回大理。李彦清既率军去，刘国宝大肆屠杀回民，男丁杀死，妇女割耳，惨不忍睹。会理“回乱”虽平，永北、华坪起义军声势正大，刘国宝以地近盐源，必须加强镇压，勾接滇越豪绅武装，屠杀盐源回民，斩首割耳以邀功。清政府以刘国宝“平乱有功”，赏给“黄马褂”，士绅为其建立生祠。今西昌市庐山刘公祠便是。

三、起义军攻克会理州城

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，会理人民在清政府残酷搜括下，

生活十分困苦。“昔日之羔腴至今而为砂砾矣！昔日之刍牧至今而为禁地矣！”于是“木穷于山，鱼穷于水，五金穷于八厂，百物穷于四门”。杜文秀领导回民起义后，会理回、彝、汉各族人民积极响应，滇西节节胜利的消息传来，官吏、豪绅，惊惶失措，以致“往来浮言实足以坠民气而夺士心。州人信之，至是官不能谋，将不能死”。杜文秀遂乘机命部将桂吉富，率大军取道会理，进攻宁远，扩大活动地域。并命李彦清为副将，胡万邦为先锋；又命部将海三三等分路进取盐源，遥为声援，互相配合。十月二十五日，桂吉富与先锋胡万邦率先头部队数千人，由云南大姚境内金沙江刀思渡渡江。先由部将雷应发率勇士十人，驾一小舟急驶江北，为渡江部队开道，余船迅猛渡达江北，驻守清军见状大惊，作鸟兽散，起义军得以长驱直入。

会理知州黄家声闻报起义军渡江后，急派吏目率兵丁、练勇二千名往堵，但见起义军遍布山野，势不可摧。清军不敢交战，躲藏山间，假报战绩，迁延退避。桂吉富率前锋过江扎稳阵地，等候副将李彦清后援到达，即大举北上攻城。十一月六日，起义军近迫城下，黄始知实情，急召绅、商会议，均无以为计；守备张文魁率兵数十人，出城侦察，见起义军声势浩大，仓惶罢归。至八日晚，城中回民群起内应，城外起义军发起猛攻，守城兵练全线溃逃，夜半，起义军入城，知州黄家声惊惶失措，匿避州署园中，坠入粪池淹死。其余兵练，尽行逃散。

四、城军阻击围剿

起义军攻克会理后，分兵西出迷易、北上摩挲、南控黎溪，声威大振，宁远震惊。知府李祐急调西昌、冕宁、越西、